

洪子诚 著

Zuo jia de

ZI TAI YU ZI WO YI SHI

作家的姿态 与自我意识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新世纪文丛

XIN SHI JI WEN CONG



● 新世纪文丛 ●

作家的姿态 与自我意识

●洪子诚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文丛
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

洪子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插页5 14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50

ISBN 7—5419—1944—6/I·75 定价：4.25元

《新世纪文丛》序

当九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抖去八十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向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十年，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十年。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开

放”，世界各地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十年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勇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年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如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十本小书，有九本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東西，那怕它还不很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淘金。诚然，各书作者之

间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位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省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十年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种种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亵渎和沾污。人们完全可以从推理问题的角度，对十年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九十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八十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和滋养，让“新世纪”文学百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迎接2000年的到来！

1990.春·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感伤姿态

第一节 文学感伤倾向

的几种形态

..... (3)

第二节 对感伤的批评

的历史回顾

..... (13)

第三节 时代不容有艺

术家的“公平”

..... (22)

第四节 感情在文学中

地位的夸大

..... (30)

第五节 对艺术“构型”

的忽视... (36)

第二章 寻根趋向

第一节	精神重建与文 学寻根…	(43)
第二节	寻根思潮的社 会历史背景 (54)
第三节	对民俗、“地域 文化”的重视 (66)
第四节	“记忆”的搜 寻和再现 (73)
第五节	“在空间中置 换位置寻求拯救” (81)
第六节	面对革新与保 护的困惑 (88)

第三章 忏悔意识

第一节	“忏悔”的基点 与尺度…	(101)
第二节	各异的历史形 态… (106)
第三节	虚构“英雄” 以回避自剖 (117)

- 第四节 以英雄姿态进行自审… (126)
第五节 人生与艺术间的选择… (137)
第六节 理想的实在性与有效性
..... (144)

第七节 “我不是堂·吉诃德” … (153)

第四章 超越渴望

第一节 对作品“生命力”的疑惧
..... (173)

第二节 接过五十年代革新者的“遗产” ……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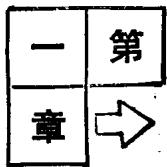
第三节 思想视境拓展的迫切性 (192)

第四节 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 (200)

第五节 关键在于创造者的精神结构
..... (206)

第六节 独立的文学传統的建设 (211)





感 伤 姿 态



卷

七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伤感文学”却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与“伤痕文学”一起，构成“反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伤感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延续和深化，是“伤痕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更深入、更复杂的反映。它以一种更为含蓄、委婉、深沉的方式表达着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其情感色彩比“伤痕文学”更为浓烈，其思想深度也更为丰富。可以说，“伤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一节 文学感伤倾向的几种形态

刚 刚过去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完全有理由将它当作一个有独立特征的文学时期来看待。在这十年中，涌动着的文学思潮，作家的创作心态，读者的阅读动机和心理，作品所呈现的色调和形态，都呈现着典型的“过渡期”那种新旧纷杂并呈的状况。这十年的发展过程，曾令关注中国文学复兴的人们既兴奋，又忧虑；既充满信心，又感到前景的难以预料。毫无疑问，我们得承认这十年间文学取得的重要进展。如果偏激一些，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这一不无夸大的论断：在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才出现真正可以被称为

文学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会明白这种判断是相当“情绪化”的，因为这十年的进展和成绩的“限度”是只要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不难看到。实际情况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许多严重困难，在一些辉煌的成就的图景下面，隐藏着脆弱的因素。例如，不少产生过极大反向、曾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相当短促这一文学现象，并未成为过去，作家“主体性”增强与主体意识的模糊和重新失落同时存在；创作与批评艰难地从一种模式中走出，却又极容易地拘囿于另一狭窄框子而不自觉；一方面倡导艺术多元化，另一方面却继续持排斥“异端”的态度；合理的艺术创新渴望与追新慕奇的浮躁常常无法区分；唯恐落后的心灵感悟能了我们的感官，更新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却也让我们在左顾右盼之中惶惶无着……

这些困难相信不是虚构的。而且，还要认识到，它们还将把我们带进九十年代。也就是说，在本世纪最后十年的也许是更艰难、也更捉摸不定的文学行程中，我们将受到诸如上述所列举的一连串难题的纠缠，它们仍将继续制约着文学的道路和创作的思想艺术形态。因而，为着对我们面前的道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回顾留下的那些足迹，对某些“困难”加以审察，特别是从作家创作的“自我意识”的角度，选择几个带有普遍性的点进行剖析，是有意义的。

在八十年代纷杂的文学现象中，有一个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文学中的“感伤倾向”和作家表现的“感伤姿态”。这种倾向的存在，并不需要做许多的仔细辨察和

证实。而它的出现与涌动，却有其必然性。它既为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所决定，也是这十余年的社会心理思潮的反映。同时，感伤倾向的这一不可忽视的文学潮流的存在，又显示了相当一部分作家文学观念的某一基本点的性质。

197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这长达十年的政治事件被宣告结束之后，在几年时间里，社会政治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出现了带有戏剧色彩的变革的趋势。即使是普通的大众，在这个时刻也都有一种“历史感”，他们常常常用“转折”这个词，来说明历史链条上这一“异常”环节出现的特征。对于“变革”的渴望，以不同的内涵和不周的强烈程度，同时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在七十年代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对于“过去”与“未来”，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对比强烈的划分。他们会产生产如历史学家在描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的那种印象：在往昔的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①人们相信，在“未来”，这层“纱幕”将会彻底脱落。这就将导致了两种可能：一是对周围事物、对外部世界进行“真实”的观察和“客观”的处理的障碍得到排除，人们将能面对真实的世界。另一是在“主观”

^①雅克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上，由于人意识到自己是有独立性的精神个体，而产生了对“自我”的认识、表现的渴望。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描画出了当时大多数作家的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描画了大多数读者对文学的普遍性期待。在文学思潮上，这两种可能性，当时以“写真实”和“自我表现”的概念得到表述。

虽说这些目标是使文学发展和成熟的必备条件，但是，作家的上述能力的获得，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个过程。对外部世界的审察和对人的心灵的内省始终存在着广度与深度的问题。作家在这些领域上取得的成绩，他的体验、认知所达到的程度，与他的世界观的性质，与他的精神境界，与他和观察、体验对象的关系等有关。在八十年代开始阶段，不同作家所显示的差异就已表现出来。不过，普遍性的情况是，刚刚觉醒的意识和情感，对人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都还不可能持一种深刻的审视的眼光；而刚刚过去的生活情景、事件又还没有拉开较大的距离，使体验、观察又陷入情绪化的态度之中。因而，虽说作家与读者都在迫切要求自己变得深刻，实际上却表现为一种几乎失去控制的“感伤”倾向。

这种倾向，在文学创作上，大体表现为这样几种形态。
第一，情感的缺乏控制的抒发与宣泄。这特别表现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的创作里。从作家的自我意识和情绪上说，是“个个都憋着一肚子话要说”，而“一个人有满肚子话，当务之急是把话倾倒出来，而不是考虑怎样说话更凝炼，更恰当，更讲究，一言千金，余味无穷。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这是特殊的历史

时期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①不过，更准确地说，重要的不是要说的“话”，重要的是说，是“话”的“倾倒”。因而，在那个时候，冷静、注重刻画的风格，会被认为是对事态的冷漠反应而受到轻视。作家所期望写出的，是那些“浸透激情的白热的诗句”，是“铁砧上迸出的火星般的歌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理解是，“它是暴躁的，急切的，思绪搅动的灵魂，它要愤怒地甩开纠缠的藤蔓，要挺起，要呼喊，……”那种长期郁积、抑制的情感，变为炽热的岩浆，一旦有了喷发的机会，便会以反常的形态表现出来：

我真想摔开车门，向你奔去，
在你的宽肩上失声痛哭。

“我忍不住，我真忍不住！”②

“忍不住”不仅是个人的特殊的情感，而且是一个时期人们的共同感受。于是，在许多话剧作品里，有许多充满感伤情调的抒情的表演段落，在不少小说里，有许多感伤的叙述语调，以及对主人公的性格、心理、情感的缺乏距离的描写。于是，有的诗人极力推崇一种“大哭大笑，真爱真愤”的诗句，那种排比、铺陈、直接呼唤、抒发的诗体形式被大量采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被称为“伤痕文

① 冯骥才：《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倾向》，《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舒婷：《雨别》。见《当代诗坛》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学”的那一类作品中，而且存在于在思想艺术上得到较高评价的诗和小说中。

例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轰动一时的短篇，便是一篇感伤得令人惊讶的作品。据作家自己说，这是她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读书笔记。这样，作品的理念色彩自然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读来，与其说这里面有些什么出人意料的“哲理”、有些什么很有深度的人生经验的话，不如说有很多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这种情绪是有关爱情、婚姻的，但也是有关人们在痛苦中作无望的挣扎的体验的。为了倾泻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感，作家不愿更多注意生活具体情景，观察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也忽略人物性格深度内容。甚至交错地采用不同叙述角度，穿插着两个第一人称的描述点，这一切都为了使心理活动和情感内容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张洁的情绪倾泻式的艺术方式，虽然在后来有所收敛，但仍是她艺术方法的最基本构成之一。这在《他有什么病？》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有变化的延续。又例如，张承志的受到激赏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曾被看作是我们的文学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它们确实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艺术魅力。然而，它们的内容与形式，又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感伤”的创作意识和艺术心态。作者在谈到《北方的河》的写作时说，他原想写一篇客观冷静的小说，塑造好里面的人物，结果，却写成一篇“主观抒情的非小说。”因为，他“只想一诉为快”，只想和那些陌生的，想象中的朋友敞开胸怀地倾诉。因